

历史原来可以这样述说

张家鸿

作家曾纪鑫的选集《历史的面孔》以帝王、名臣、思想家 3 种角色来区分，分别叙述了嬴政、刘邦、李世民、赵匡胤、林则徐、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张之洞、朱熹、严复、梁启超 11 个历史人物的生平履历与功过是非。

秦始皇嬴政之所以被曾纪鑫誉为“铁血之王”，主要原因一是极权专制，二是在专制基础上的残暴无道。此二者既指向老百姓的肉身，也指向儒生的精神。作为统治者随意践踏人的肉身与灵魂，嬴政开了历史先例。因为童年时期所受的虐待与歧视烙印在嬴政内心最深处，作为始皇帝的他带来的反击与报复也是最强烈的，其手段不仅仅是旨在征服天下的诉诸武力，还有阉割个人精神世界、摧残民族精神遗产的“焚书坑儒”。这种影响在曾纪鑫看来，“已积淀在民族的心灵深处，代代相传”。

关于刘邦的所谓“流氓性”，曾纪鑫的见解全面而通透。“它的正面效应如视野开阔、豁达大度、百折不挠等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刘邦的帝王之业；它的负面因素如低级耍赖、为非作歹等常为人们所不齿而弃如敝履；而对民众影响最大的乃是它的中性效应，如随遇而安、享受生活、讲求实际、精明圆滑等等。”这种见解之所以深入人心，全在于它说道的正是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。

梁启超是曾纪鑫最佩服的中国近代人物，其主要原因在于他的多变与善变。而且这些变化从不从一己出发，而是着眼于国家与民族的进步，着眼于千万黎民的生计。尤其是讨袁护国，他遥控云南局势，不惧危险只身深入广西，再赴广东担任护国军政府要职，用书生的血肉之躯维系、团结反对帝制的进步力量，为的是让这个古老国度焕发新的生机。

曾纪鑫别具匠心、高人一等的叙事艺术，在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。笔者被他的笔触吸引着，进入一段又一段迥然不同的人生履历里，走进一段又一段风云突变、风起浪涌的历史片段里，真有被说书艺人“诱惑”着往前走的感觉。在《李世民：走向封建人治的盛世之巅》一文中作者写道：“政变的过程与结果读者早已知晓，毋庸笔者在此饶舌。李建成与李元吉被杀，其亲信顿作鸟兽散，李世民不必为此担忧。但是，他将如何面对自己的君王之父，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与交待呢？”此之谓评书艺术中的“惊人笔”，紧凑的情节过后，故意抛出这个问题，用悬而未决之念吊起读者的好奇心。善于引人入胜的说书者往往是设置悬念的高手，在人物性格展现、故事情节发展的关键节点，悬念的赫然出现让读者欲罢不能、急不可耐。在抓住读者意念的同时，把情节推向更加波澜壮阔的境地。

对琐碎的无关紧要的过程一笔带过，避免啰嗦拖沓，这是所谓的“暗笔”。有限的暗笔过后，把余下的笔力集中于一处，即可达到掷地有声的阅读效果。刘邦被困于白登之时，用重宝贿赂单于的爱妃才得以脱身，至于如何使用这种非常规手段来解大军被围之危，文中只字不提；“公车上书”是梁启超走上政治舞台的起点，然而纵观梁启超波澜壮阔的一生，这充其量只是插曲而已，所以作者只是点到为止、不复多言。若把一个个人的故事单独取出品读，读者可视其为一篇篇脉络鲜明、血肉丰满的人物小传，有波澜壮阔处，有暗潮汹涌时，有烟火气浓烈的日日夜夜。

曾纪鑫书中所写皆为彪炳千秋、名垂青史的壮阔生命，我们从中不仅可以读出早有定论的功绩，还可以读出可感的血肉与温热的气息。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。或顺叙、插叙、倒叙，或伏笔，或暗笔，或用惊人之笔，曾纪鑫把历史舞台上的一出出戏讲得扣人心弦、引人入胜，有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的热闹，有“到中流击水，浪遏飞舟”的激昂，还有“斜晖脉脉水悠悠”的寂寥。